

空山诗魂

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世外味

田望生 著



华文出版社

空山诗魂

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世外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山诗魂/田望生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3.11

ISBN 7-5075-1601-6

I. 空… II. 田… III. 古典诗歌-文学欣赏-中
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6911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h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hs@263.net

电话(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1/32 开本 9 印张 146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灵心醉笔咏田园 (3)

——陶渊明诗酒的宗教艺境

归隐的目的 (7)

嗜酒的缘起 (26)

酒醉中的宗教艺境 (40)

醉心时的死亡想象 (68)

山魂水魄动禅心 (89)

——古代山水诗的宗教氛围

玄风中的名士——谢灵运：

壮游山水 情寄岩栖 (96)

禅门士大夫——王 维：

思与境偕 物我两冥 (123)

儒教的卫道者——杨万里：

耽于风物 真率性灵 (152)



走出空寂的殿堂…………… (177)

——僧侣笔下的山水诗

前言

择幽而栖

热衷行脚

只眼看山水

僧侣山水诗选析…………… (196)

释慧远:《游庐山》析

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析

汤惠休:《江南思》析

释惠标:《咏山三首》(其一)析

释洪偃:《游钟山之开善定林息心宴坐

引笔赋诗》析

高丽定法师:《咏孤石》析

寒 山:《杳杳寒山道》析

李 颀:《宿香山寺石楼》、《少室雪晴

送王宁》析

綦毋潜:《春泛若耶溪》、《过融上人兰

若》析

常 建:《题破山寺后禅院》、《宿王昌

龄隐居》析

李 治:《寄校书七兄》析

景 云:《画松》析

皎 然:《寻陆鸿渐不遇》、《晨登乐游



原望终南积雪》析

释灵一:《栖霞山夜坐》析

释灵澈:《简寂观》、《天姥岑望天台山》
析

释道南:《玉案山》析

贾 岛:《寻隐者不遇》、《雪晴晚望》、
《暮过山村》、《题李凝幽居》析

施肩吾:《瀑布》析

香严闲禅师、李忱:《瀑布联句》析

鱼玄机:《江行》析

李 洞:《送僧清演归山》析

齐 己:《舟中晓望祝融峰》、《题终南
山隐者室》、《秋江》、《谢人惠
拄杖》、《恤民》析

冷 然:《宿九华化成寺庄》析

隐 峦:《蜀中送人游庐山》析

贯 休:《春晚书山家屋壁二首》、《招
丈人宿》析

林 逋:《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宿
洞霄宫》析

太上隐者:《答人》析

朱 翌:《点绛唇》析

释仲殊:《南柯子》、《润州》析

惠 崇:《咏池鹭》析

本 诚:《江亭秋晚》析



园至:《晓过西湖》析

大沂:《米元晖江山秋晚图》析

释道潜:《临平道中》、《秋江》析

释惠洪:《崇胜寺后,有竹千余竿,独一根秀出,人呼为竹尊者,因赋诗》、《晚归福严寺》析

释志南:《绝句》析

梵珂:《晓过西湖》析

刘秉忠:《太常引》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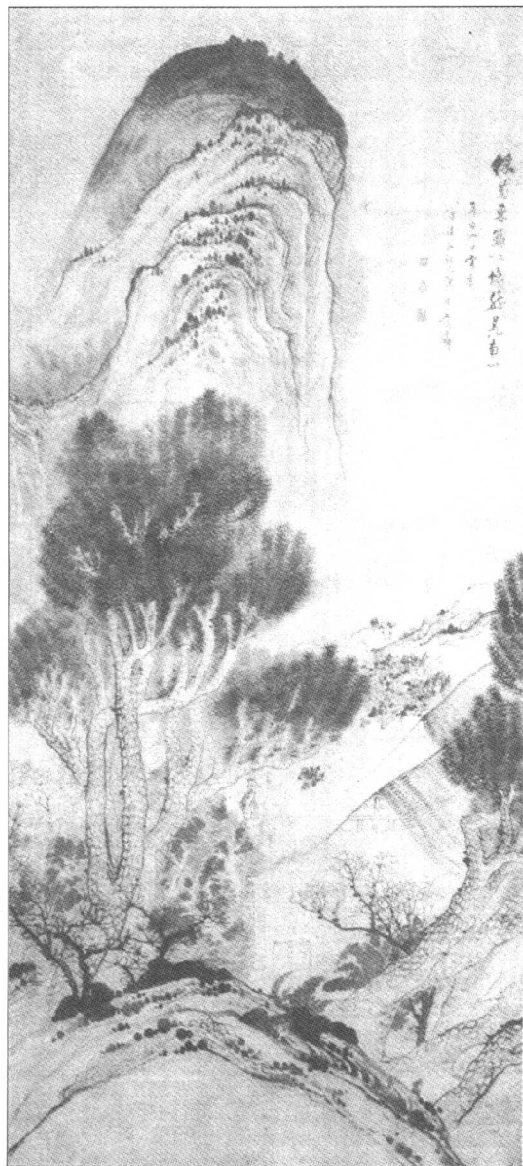
释宗渭:《横塘夜泊》析

释敬安:《梦洞庭》析



采菊东篱下

(采菊图 清代·原济)



灵心醉笔咏田园

——陶渊明^①诗酒的宗教艺境

古往今来，诗人与酒徒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疯”、“狂”。因此，诗人和酒发生密切的联系是必然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李白，在现存的一千零五十首诗文中，谈到饮酒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这位“酒中仙”在长安住闲时，每过酒店，花枝招展的“胡姬”都要向他“招素手”，邀他进店“醉金樽”，而纵情豪放的太白先生总是欣然入座，浅斟低酌，深情款款，不醉不归。嗜酒不亚于李白的杜甫，在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文中，凡说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这位酒圣不只爱喝，而且乐得“醉卧佳人锦瑟傍”^②。即使有这般光景，他还是自叹弗如，仍在他的诗中唱道：“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③

说到陶渊明的嗜酒，可真是名不虚传。

灵
心
醉
笔
咏
田
园



他“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④按说，这样的水平，已够意思的了，可他梦死时仍絮絮叨叨：“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⑤

陶渊明常在酣畅之余，咏之于诗，铺之于赋，故而他的诗歌散文辞赋几乎篇篇有酒。然正如萧统所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⑥又誉陶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⑦萧统的评论切中肯綮。渊明今存诗一百二十六首，散文辞赋十二篇，其中辞赋三篇，韵文五篇，散文四篇。这些作品大多为描写淳朴、安谧的田园风光，以及弃世归田的封建士人所特有的悠闲、恬淡的生活情趣，因其“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⑧，成了握瑾怀瑜，守身如玉的诗人，以致被后世公认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中国田园诗的鼻祖。

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其崭新的内容和淳厚自然的风格，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出现在当时玄雾弥漫、令人窒息的诗坛上。他继曹子建、阮嗣宗之高踪又别开新境，为屈原后又一伟大诗人，对后世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



空山诗魂

渊明濯足清流，不染尘俗，嗜酒傲兀，醉而能诗，其诗歌凭任天真，语言朴素自然，流露对封建权贵不合作的精神，对安静、美好的理想境界的憧憬，也流露出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的思想。我们在探讨陶渊明诗酒的宗教艺术意境时，这些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艺术意境不是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①

注：

①陶渊明(365? 372? 376? —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官僚家庭里。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因出身“孤寒”，颇受贵族官僚奚落和谩骂。祖父及父亲都只做过小官，父亲早死。陶渊明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儒家的《六经》，老、庄之书以及其它“异书”无所不读。早年虽抱有济世之志，但受老庄思想影响，喜园林而不喜政治，二十九岁前一直家居。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投耒去学仕”，出任江州祭酒。此后十三年间，他时隐时仕，由于时局动乱，又不堪忍受官场的污浊，任彭泽令仅八十余日即毅然辞官归隐。从四十二岁至六十三岁去世，他一直隐居躬耕，安贫乐道，守节不仕。

②杜甫《曲江对雨》。



灵
心
醉
笔
咏
田
园

③杜甫《奉寄河南韦尹丈人》。

④陶潜《饮酒》组诗《小序》。

⑤陶潜《挽歌诗》。

⑥萧统《陶渊明集序》。

⑦萧统《陶渊明集序》。

⑧陶潜《归田园居》其二。

⑨宗白华《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



归隐的目的

归
隐
的
目
的

“隐”为“蔽”义，指潜藏不露。隐士即潜居避世之人。他们或处山林，或在草野，或寓朝市，俱以不求闻达、不入仕途为特征。正如庄子所言“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①

在中国隐士谱中，除许由、巢父这些传说中之人物之外，声名最显赫的莫过于陶渊明了。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等诗句世代传诵，这在有关隐逸题材的作品中，无人可与比肩。他又是六朝时第一流人物，其品格之高尚，亦令后世隐士望尘莫及。宋代大学问家朱熹指出：“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当时与陶渊明一起隐居庐山的尚有周续



之、刘遗民，谓“浔阳三隐”，后来，周续之应刺史檀韶的“苦请”，终于与学士祖企、谢景夷在官府校勘《周礼》。渊明看着不顺眼，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字里行间流露着讥讽之意。刘遗民虽一直遁迹匡山，与东晋高僧慧远讲论佛经，但过的仍是封建士大夫精神贵族的生活。真正为了维护自我人格的相对完善，恪守“忧道不忧贫”的儒家信条，退而归耕、老死而不悔的，千古以来，只渊明一人而已。正如苏轼所云：“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②

诚然，陶渊明不自鸣清高、不沽名钓誉，感情十分真实。但他这种感情的表露又是平淡隐微的。从他的田园诗歌看，都是对生命基本情态的原始揭示，简单冲淡，直接了当，凝练巧妙，能穿越时空的阻隔，和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的心灵产生共鸣。他用淡然平缓的语气来表达真挚沉郁的感情，他笔下的喜怒哀乐不大用激烈的措辞，恰如山谷所言“无意为诗而意已至”。比如，他对东晋官场的腐朽污浊深恶痛绝，宁可丢弃官职，也不苟合取容，但在《归田园居》其一中，却只是



空山诗魂

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故园。”全无疾言厉色，心气颇为平和。他躬耕自食日久，家境渐次贫困，饥寒交至，已经到了冻饿难熬的地步。在《怨诗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也只是说：“夏日长抢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③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在现实面前，他并未哀伤呼号，怨天尤人。他把感情的表达隐藏在司空见惯的事件与事物的平直描述之中，一点也不用色彩浓重的字句。如“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④显然，这是渊明不肯弃故旧的思想感情的表露，用意是深刻的，但他只用燕子归巢这样的曲喻娓娓道来。

在叙述人所共知的古代神话和史实时，他也只是巧妙、曲折地把个人往昔的抱负和深藏在心底的悲愤表达出来。如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⑤这样金刚怒目式的句子，表面看来，剑拔弩张，豪气逼人，但与“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这样的诗句联系起来想一想，这种强烈奔放的“猛志”又是以淡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正如顾炎武所言：“淡然若志于世，而感



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⑥。”这就是平淡隐微见真情。因为隐逸是以仕志为前提的，退是以进为前提的。没有积极进取的志向，就没有退隐林泉的超脱。所以鲁迅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是一个人，倘有取舍，既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这也是人们对于渊明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极端的两面性，诸如乐观与苦闷、满足与缺憾、矜持与卑屈、达观与动摇、恬淡与执迷、超俗与卑俗等等，都不感到惊愕的原因之所在。鲁迅反对的是脱离实际的取舍，单凭主观去加以抑扬。这并不等于只要摆出他的两个方面，不分主次，不权衡轻重就行了。我们从全部陶诗中所写的历史人物来观察：如写见义勇为，视死如归，重然诺、守信用的三良、荆轲、田畴等人，还是可以看出渊明固然有“猛志固常在”的一面，但他毕竟是“隐逸诗人”，他的人生态度、生活环境、思想感情，更侧重于固穷守节，遗世独立。所以在他的许多诗篇中，还是更多地歌咏了荣启期、原宪、离娄、袁安、张仲蔚等历史上的固穷君子，写到了常常饥饿的颜回和时时缺酒的扬雄。这些不趋时，不干人，甘守贫贱、寂寞的隐士，正是渊明所景仰的历史人物，他

